

艳阳天 3

浩 然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第九十二章

社员们日日夜夜盼望的那个日子，终于来到了。

开镰，收割！

收割，开镰！

好多人从假日的第三天下午，就摩拳擦掌地待不住了。他们都知道，麦子收割、登场、打轧、入仓，每一节儿都是一个胜利；等到公粮交上去，口粮分下来，那就算把最后的胜利拿到手里啦！在这个日子口上，谁还能够安静呢？特别是年轻人，好像要过年似的，高兴得睡不着觉；一直到了半夜，还能听见街上有人说笑，院子里有磨镰刀的声音。

当然啦，东山坞也有少数人愁的睡不着觉，恨的睡不着觉；天不黑，他们就钻到屋子里，往炕上一躺，唉声叹气。马之悦、马斋、马小辫这一伙子人，热油煎心似的等着马志新和李世丹快点儿来。因为他们已经看出，事态的变化，离着他们追求的目标越来越远了，横在前边的关口越来越多了，心里边怎么能够消停呢……

高兴也罢，发愁也罢，仇恨也罢，丰茂的麦子还是遵循着大自然的规律，响应着流过汗水的人给它提出来的号召，按照时令成熟了！

东方泛起鱼肚白，月儿坠到西天边，风儿不吹，树叶不摇，鸡不啼，马不叫。

北方的乡村，静极啦！

每一个农家的门儿：大排子门、木板门、小栅栏门，都轻轻地、轻轻地打开了，“嘎吱吱”、“吱扭扭”，一片响声。

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一个跟着一个地走出来。他们每个人胳膊窝都夹着一把长柄的镰刀；镰刀都磨得飞快，在月光中闪着亮儿；有的人揉着眼睛，有的人系着纽扣，跟走到一块儿的人小声地说几句什么，又朝着村西头的金泉河边上走。

小石桥那儿汇集了一大群人，奔麦地里去了；又汇集了一大群人，也奔麦地里去了……

人群先奔山坡下早熟的麦地里去。在田间的小路上，形成了长长的、一串串的队伍。

脚步声、低语声，惊醒了沉睡的田野。

在月光的斜射下，金灿灿的麦浪上，笼罩着一层稀薄的雾气，更增加了它那离奇神秘的色调。成饱的麦穗儿，像是就要出嫁的闺女，含羞地低着头，又忍不住地发出微笑。

社员们一个个站在地头上，望着麦浪，闻着清新的香味儿，听着低声细语，真如同小伙子见了新媳妇，心都醉了……

韩百仲，这个老庄稼把式，从打记事儿起，经过了多少个春种秋收，经过了多少个这样的夜晚哪！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次收获，今天这个夜晚这般高兴过。他挽了挽袖子，弯下腰去，开了第一镰；一簇麦子倒在他的怀里，麦芒儿吻着他那围着胡子茬儿的嘴，好似有一股蜜水，流进他的心里。接着，“咔嚓”一声，那一簇麦子，就让他给割下来了。

这是一声进军号，霎时间，银镰遍地飞舞，“咔嚓咔嚓”，响声一片，多么动听，多么美呀，这又好似迎娶新娘入门的乐队……

天色由黄变成银灰，又变成乳白，在人们不知不觉的时候，东山梁吐出了一缕嫩红。

鲜亮亮的太阳跳了出来，笑嘻嘻地朝着人们问好。

这时候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挂满了汗珠子，麦个儿也倒了一大片，一垅一排，齐齐整整。

随着阳光升起，年轻人唱起欢乐的歌子，这边那边，一边刚落

下去，一边又响了起来：

五月端阳好风光，
石榴花红麦子黄。
忙收割呀收割忙，
快打快轧快入仓，
快快交售爱国粮。

.....

.....

在歌声中，人们更加飞快地挥动着镰刀。在他们行走之间，那麦海的波涛没影儿了；身后却出现了一个挨着一个的麦个儿，静静地枕着麦茬，躺在垄沟里，好似为了铺铁轨摆下的枕木，又整齐，又壮观……

这会儿，有人发现了一个快手，大声喊：“嗨，割到前边的那个人是谁呀？”

“哟，他割得可真快呀！”

“那不是咱们支书吗？”

“好家伙，他一个顶俩！”

萧长春没直腰，转过头来，朝着喊叫的人笑笑；又拧了拧镰刀把，运了运劲儿，接着割起来。

他那割麦子办法挺特别，从地头上插镰起，割到另一头的最后一镰，一次腰都不直，割的时候不直，捆的时候也不直。别人割够了一把，就直起腰，转回身，放在地下，再割第二把，他是一把一把地揽在胳膊上，好像抱着似的；别人割够了一捆，再割一小把，打个“要子”^①，再捆上，他是割一把，抓着头一拧、一分，再把胳膊上揽着的麦子往下一溜，拦腰一扭，再一扭，顺着两条腿中间朝后一丢，

① 把两小把麦秸连接在一起，捆麦个儿用，俗称“要子”。

嘿，就是一个麦捆儿啦！

有个小伙子看着又眼馋，又嫉妒，就大声说：“嗨！你们看，支书好像下蛋哪！”

“哈、哈、哈……”

整个地里都响起了笑声。

萧长春拾起一块土坷垃朝那个小伙子投过去了，咧着嘴笑着，抬起拿镰刀的那只手腕子抹了抹脑门上的汗水。

昨天傍晚，他求焦振茂给他剃个头。青白的头皮，衬托着他那俊气的红脸膛，脑门和眼睛都在太阳下边闪着光。他换上了焦淑红给他新补好的汗衫，那是从军队上带回来的；洗得白净，补得细密，穿着可体；敞着怀，露出结实的胸膛。他下身穿着青布裤子，系着一条皮带。脚上穿着一双蓝帆布球鞋，还扎着一双袜苫。在这金黄无际的田野里，这个年轻的庄稼汉子，显得特别威武，透着一股子蓬蓬勃勃的气势。

周围的人议论着丰收，交流着喜悦，不断地朝他这边投过敬佩、感激的目光。

“我长这么大，都没见过这么好的麦子！”

“农业社就是出奇事儿嘛！”

“不是社会主义，去年那场大灾，不要说收麦子，这会儿咱们说不定在什么地方逃荒要饭哪！”

“我头三天就高兴得睡不着觉。要不是跟那伙子坏蛋斗了一家伙，按着他们的心思来个土地分红，麦子全成他们的了，我们不就干瞪眼啦！”

“要我看哪，要没有马主任给他们撑腰，他们也不敢闹得这么冲！”

“从打去年秋天起，我光知道他坏，没想到他这么坏！”

“看样子，昨天的党支部会上把他整得不轻，从小窝棚出来的时候，就像卸架的黄烟叶儿——蔫了。”

“昨天把弯弯绕一斗争，一揭发，一臭，包管很多人都擦亮眼晴，他也得老实一阵子了。”

.....

人们在随随便便地谈论，萧长春听到了，却觉得这是群众对党支部领导的这一段工作的鉴定；是提醒自己别再脑袋发热，得多想问题，也是给自己鼓劲儿。

昨天晚上临睡之前，党、团支委又在狮子院开过碰头会。他们把马之悦这一伙人研究了一遍，推测他们在党支部斗争了马之悦，社员代表会斗争了弯弯绕之后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，又会对动摇的中间派起到什么样的影响。他们还猜想乡长李世丹听到斗争了马之悦的信儿会有什么反应，会不会立刻到东山坞来；县委什么时候会讨论他们的请示，什么时候会批下来……萧长春又亲自执笔写了两封很长的信。一封是向王国忠汇报李世丹对东山坞这场斗争的态度，汇报支部没有完全按着李世丹的意见行事，而在支部内部把马之悦斗了一下子；他们肯定县委会支持他们这个作法。另一封信是写给挖河工地上的临时党支部的，把萧长春回村后发生的一切问题，都作了详细介绍，也谈到他们对以后形势发展的估计；他们让工地的党支部告诉那儿的全体社员：不论在什么情况下，不论还会发生什么变故，家里的人都会坚决保卫农业社，保卫总路线，保卫社会主义，永远做硬骨头！最后，他们又重新研究了干部的分工问题。决定让焦淑红协助萧长春专管两个场院和处理日常事务；焦克礼协助韩百仲专管地里的收割。在安排马之悦这个“特殊”干部的时候，他们还发生了一点小分歧。几个年轻人主张把马之悦打发到地里去，不让他沾打麦场的边儿。萧长春和韩百仲觉着，地里的地方大，干活分散，不可靠的人全在地里，也显得杂；把马之悦打发到地里去，反而不如场院里容易监视。萧长春给几个年轻人解释说：“马之悦要想发坏，放在哪儿，也会发坏，怕是没用的，也用不着怕他。一队的场上有喜老头，有贫下中农，人多，

眼多,我们还怕他什么!马之悦的问题,要等着上级的决定,我们心里得有个数儿就行了。”年轻人听萧长春这么说,只好同意。这样,麦收前的最后一道准备工作,才算结束……

收获时节开始了,复杂的斗争时代,风云多变呀!年轻的党支部书记,还要领着你的同志闯过多少关口?闯过什么样的关口?这是不容易推想到的。但是,他满怀着胜利的信心,浑身是劲,迎接着雷雨的来临!

.....

太阳高高地升起,红光已经普照大地了。

韩德大挑来一担白开水,从麦地中间横插过来。

韩百仲吹开了哨子,摇着胳膊朝大伙儿喊:“嗨,休息了,喝水了!”

随着他的喊声,人们停住手,喊着,笑着,又抢碗,又舀水,大口地喝着;有的奔向地边的树阴,有的钻进用麦个儿搭起来的小窝棚里。

忽然有人喊了一声:“嗨,你们看,来队伍了!”

大伙儿扭头看去,只见一群小孩子,排着队,迈着大步,摇摆着胳膊朝这边走过来。有的光着小脊梁,有的光着屁股,一丝不挂。他们全都带着家具,不是背筐子,就是挎篮子。萧长春的儿子小石头也在队伍里边,他把那个小荆条篮子当帽子戴在头上,空着两只小手,向两边张开,挺着圆鼓鼓的肚子,扭哇扭地朝前走。

有个大点的男孩子是韩百仲的小儿子拴柱。他跟着队伍一边走着,喊着口令:“一二一、一二一、一二三四!”

小家伙们全都直起脖子、咧着嘴喊起来:“一二三四!”

拴柱又喊一声:“立正!”

小家伙们全都站在地头上了。

他们小声地嘁喳什么有趣的话儿。

一个孩子叫了一声:“嗨,大蚂蚁!”趴在地下扑打。

拴柱喊：“喂，要遵守纪律，不许乱动！”

那个孩子乖乖地回到队伍里去了。

又一个孩子叫起来：“嗨，麦黄鸟！”摇着胳膊去追赶。

拴柱喊：“喂，不许乱动！”

那个孩子也乖乖地回到队伍里去了。

小石头也跑出队伍：“爸爸，爸爸！”

拴柱喊：“小石头，不许乱动！”

小石头一看见爸爸，就顾不上听“指挥”了，撒开小腿就跑，一口气跑到大柳树下边，扑到爸爸的怀里：“爸爸，我们拾麦穗来啦！”

萧长春摸着孩子的脑袋，故意逗着他玩：“拾了麦穗儿给谁呢？”

小石头仰着脸，顽皮地笑着：“你猜吧？”

萧长春说：“给爷爷？”

小石头摇摇头：“不是。”

萧长春说：“给爸爸？”

小石头又摇摇头：“也不是，再猜。”

萧长春说：“给饲养场的马四爷？”

小石头还是摇头：“更不是，再猜。”

萧长春说：“给淑红姑姑？”

小石头依旧摇头：“不是，不是，再猜。”

萧长春也摇摇头说：“我猜不着啦。”

小石头两只乌黑的小眼珠一转悠说：“告诉你吧，给农业社！送到场里去！”

萧长春假装认真地说：“这麦穗儿是丢下的，又是你们自己拾的，怎么送给农业社呢？”

小石头知道爸爸在考自己，就挺了挺胸脯子说：“你跟我说的，小孩子要从小学着爱社，一个柴火节儿也不能白拿集体的，拾了都得交农业社，对不对呀？”

萧长春一弯腰把小家伙抱住，一边亲他的小脸蛋一边说：“好孩子，小石头真是个好孩子！从小爱农业社，长大了更爱农业社，当个好社员，对吗？好好，快去跟小朋友们一块儿拾麦子去吧，看谁拾得多；别乱跑，别打架，啊！”

小石头答应着，乐颠颠地朝队伍那边跑去了。

韩德大这会儿抱着扁担凑过来，小声问：“萧支书，上边得什么时候批下来呀？”

萧长春只顾乐，没有听清楚：“你说什么批下来呀？”

韩德大说：“撤马之悦呀！”

萧长春笑了：“好急的性子！就是打个电话，还得摇摇铃、找找人家，报告材料哪会走那么快？送到了，县委还得讨论决定，回头再通知下来，往少算，也总得个五六天时间。”

韩德大说：“真慢呀！急死个人。”

萧长春开导这个愣小伙子说：“别急。只要上级决定了，组织处理好办，一个通知，一个会议，就解决问题了。最要紧的是，除了咱们真正地认识了他，还得让更多的人认清他，也敢跟他斗到底儿。要不然，光是我们这些人跟他斗，好些人还都是非不清，还迷信他，还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儿，把一两个人斗争倒了，又该怎么样呢！”

韩德大也笑了：“马之悦这家伙就是软的欺，硬的怕，咋个你们把他一斗，蔫啦。今个早起，假充积极，到处横张罗，干这个，干那个，还嘱咐我：‘德大，给地里送水去吧，多带上几个碗。’我用得着你指使，跟你说话我都嫌脏。我说：‘快好好地想你自己的事儿去吧，这比什么都实在。’说得他干翻白眼，屁也没放。嘻嘻！”

萧长春说：“支部批评马之悦，还是党内的事儿，你不要到处乱讲。”

韩德大说：“那当然啦！我是怕不早点把他撂倒，他又使别的坏水儿；这个人肚子里没有别的，全是坏水儿！”

萧长春说：“现在两条道儿都给他马之悦摆好了，一条是彻底坦白悔改前非，一条是坏到底儿，随他挑吧。看眼时的情形，他是假老实，真不认罪。他的鬼道道多啦。还有，要在我们农业社兴风起浪的也不是马之悦一个人，他左右前后，上上下下，都能找到扶手，斗争复杂也就复杂在这儿。我们得加倍警惕呀！你这一阵子做的事情都挺对，不愧是咱们贫下中农家门口出来的青年。往后，你好好跟克礼他们一块儿工作；不光工作，还得在工作里学本领、长知识，争取当个青年团员。”

韩德大让支书一夸，非常得意，刚想表示表示决心，又被村子那边的一片响声惊动了。

拉麦子的大车冲出村子，一辆、两辆、三辆……车后边卷起一股子黄色的烟尘。铃声叮叮，马蹄哒哒，红缨鞭子劈啪响；赶车人唱着河北小调儿，男子汉捏着嗓子唱女腔，招笑极啦！

不一会儿，大车开进了麦地里，跟车的社员们，手里拿着绳子和木杈，一个个从车上跳下来；有一个人跳下来没有站稳，闹了个屁股蹲儿。

割麦子和拉麦子的人互相喊着话儿，开着玩笑：

“按垅拉，可别丢下麦子呀！”

“放心吧，丢不下；这是汗珠子，丢下还行！”

“嗨，都归归堆，别羊拉拉屎似的，这儿一捆、那儿一捆的行不行？”

“那是你们孩子妈拉拉的！”

“振丛那个胶皮轮怎么没来呀？”

“上西地给一队拉去了。”

“拉到场上就铡吗？”

“不光铡，还拣干的轧哪！”

“嗨，真是边收、边打、边入仓啊！”

在这收获的季节，在这喜悦的日子里，人们都变得爱说爱笑、

爱管闲事儿,也变得特别和气。

刚刚停下镰刀的社员们,都自动地跑过来,帮着搬麦子、归堆和装车。

有的用杈子挑,有的用手抓着,抡起麦个儿往车上扔。不一会儿,每辆车都装得像一座小山,上去几个人在上边摆,下边几个有力气的小伙子,喊着号子摇着“绞杆”,那小胳膊一般粗的绳索,把麦个子紧紧地缆住……

一辆辆大车装完了,装得满满的,高高的,跟车的小伙子先把杈子从车下扔上去,人也爬上去,趴在车顶上,还在上边打了个滚儿,跟割麦子的人嘻嘻哈哈地说着笑话。车把式庄严而又高傲地摇着鞭子,顺过长套里的牲口,又靠在车辕子上,“驾哦”地一吆喝,大车便带着响声,顺着大路往回走,晃晃荡荡的,像一个吃饱了粳米干饭大炖肉的胖子。

打麦场上比地里还要热闹。

这里边大部分都是妇女。常年不出工的病号、孩子多的和使上了几房儿媳的老太太,也都到场上来了,跟大伙儿一起分享丰收的快乐。

喜老头和焦振茂是场头,分别负责一、二队打麦场的全面指挥。焦振茂管的二队这个场,在村南边,四面没遮挡,风溜非常好。

两盘大铡刀绑在两条又宽又长的凳子上,焦淑红和马翠清一个人把着一盘刀,并排安放在场中间。她们站在凳子上,一只脚蹬着凳子,一只脚蹬着铡刀床子,一手叉腰,一手提着铡刀把儿。妇女们排着队,把车上卸下来的麦个子抱起来,在怀里把头顺好,把“要子”拧松,放在刀床上;掌刀的人把刀一按一提,“咔嚓”一声,麦穗头跌落下去;早有人拿杈子等候,麦穗一落,她们使用力挑开,摊晒在那平如镜面的场板上。只听得“咔嚓咔嚓”、“咔嚓咔嚓”的一片切麦子的响声。焦淑红的短发像翅膀,随着她那秀丽的身子灵巧地起伏,一扇一掀;马翠清的大辫子,一会儿跳到胸前,一会儿又

蹦到背后，两个闺女真像登台跳舞似的。

那个挂牌子的妇女主任，从打村里发生了事儿，她就住娘家躲清静去了，昨晚上才回来，也挺热心地参加了麦收打场。她抱着一个大麦个子，移动着不太方便的胖身子，摇摇晃晃地朝铡刀那边走；刚走两步，垛坍了，滚下两个大麦个子，把她绊了个仰八叉。

跟车回来的小伙子拍着手喊：“快来看哪，大肚弥勒佛钻被窝了！”

妇女主任赶忙从地上爬起来，瞪他一眼，骂道：“烂嘴的货，你媳妇瘦得像秫秸秆儿扎的！”

妇女们都嘻嘻哈哈地笑开了。

大脚焦二菊抱着个麦个子跟过来，说：“你甭不爱听，你是胖得够瞧的了。人不费心思，当然得长膘啦！”

妇女主任不高兴地说：“我没你费心思，我死心瞎肺半个肝，办不了什么大事儿，过了麦收，咱们改选，这个主任的牌子我要摘了，得你挂上了。”

焦二菊呵呵地笑了起来：“这个现成，你什么时候摘，我就什么时候接着；接过来，我就不挂着，卖什么，吆喝什么，干什么得像什么。”

妇女主任说：“那好哇，我早干够了。”

焦二菊说：“你干够了，我们也看够了。快抱麦子吧，别的事儿，先别摆在这张桌子面上。”

焦庆媳妇不知怎么也插上一句：“别怪主任摔跟头，今年的麦子个儿分量就是重。”

焦二菊故意刺她说：“是吗？我怎么没觉出来呢？”

焦庆媳妇说：“从我懂事起，哪年也比不上今年的麦子好，真是怪事儿！”

焦二菊又呵呵地笑起来，摇晃着胳膊对大伙儿喊：“你们听见没有，这位先生也说良心话了！”又转脸对焦庆媳妇说：“这是农业

社的优越性嘛，怪什么呀！”

焦庆媳妇不好意思地笑笑：“真没想到……”

焦二菊哼了一声说：“你没想到的事儿还多着哪。往后再遇见事儿，把心眼摆正一点儿，别夹在胳肢窝，多寻思寻思，也就不觉着怪了。”

焦庆媳妇赶忙去抱麦子，躲开了。

站在凳子上的马翠清跟站在凳子上的焦淑红挤眉弄眼，又忍不住“嗤嗤”地笑。

焦淑红也抿着嘴儿笑笑，又使劲儿按着铡刀。

.....

老饲养员马老四牵来两头壮壮实实的大骡子：“振茂，趁着脆，快轧吧！”

焦振茂应声跑过来，一边接缰绳，一边笑嘻嘻地说：“老四，你这是给我们送脱谷机来了。”

马老四也笑着说：“甭忙，迟早有一天，买个真脱谷机摆场上，归你管。”

焦振茂说：“那敢情好呢！老四你没见哪，脱谷机那玩艺可棒啦！一个就顶百八十人。机器一开，粮食粒是粮食粒，糠皮是糠皮，分得一清二楚，连口袋都替你装上，更不用做场了，在地里一走，全完！”

从地里回来开碰头会的韩百仲听见焦振茂正假充内行地谈论脱谷机，就打趣说：“听听振茂这一套，说得有鼻子有眼儿，我倒怀疑你见过什么脱谷机没有。”

焦振茂直着脖子说：“谁说我没见过？”

“你见过什么样？”

“就跟汽车那么大，跟，跟这场房这么高，上边还有个大烟筒……”

“那不把麦子都烧着了？”

“又不烧火，着哪家子，全是汽油，坐在那上边，跟坐在炕头上一样稳，上边还有个篷子，日头都晒不着……”

“越说越神，请问你在哪儿看见的？”

“哪儿？画报上呗！”

“哈哈！”

整个打麦场上的人都笑了。

韩百仲指点着焦振茂说：“好个牛皮大王，这回可吹破了，快缝缝去吧。”

焦振茂并没有觉着不好意思，反而挺得意地说：“过了麦收，我就跟百安搭伙，到双桥农场参观参观去！”

在说笑声里，两头大骡子套上了碌碡，在那摊着金铺着银的场板上，转着圈儿奔跑起来；堆得厚厚的麦穗儿，在“吱吱扭扭”的响声里跳动着，越变越薄，越薄越平滑；麦粒儿在碌碡的滚轧之下，从穗子上脱落下来，漏到底层……

碌碡声一止，几十个拿着杈子和木板耙的人冲过来，起花秸，推麦粒儿。

第一场麦子打下来了。

焦振茂和韩百仲两个人，分别站在两个麦粒堆旁边，开始扬场了。

焦振茂对这种活儿当然很拿手。他两条腿分开站着，前腿弓，后腿绷，两手把着簸箕边儿，两眼沉着而又自得地望着天空；先铲一点儿麦粒儿，簸了几下子，看看风向，找找地势，簸箕朝后一伸，随后说了声“开始吧”，站在他背后的焦二菊铲起满满一木锨麦粒儿，扣在他手上的簸箕里，他便轻轻地一颠，顺势朝上一扬。

麦粒儿飞到天空，又洒落下来，微风把麦鱼子、土屑和麦粒儿分得清清楚楚。

老把式的手艺高超，拿着杈子等着再摊第二场的社员们，站在场边上，不住地喝彩、叫好。别人越夸，焦振茂越扬得起劲儿，汗水

不住地顺着脖子往下流。好多人劝他歇一歇，他偏不肯住手。

萧长春跟着拉麦子的大车回来了，站在一边，笑眯眯地看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换换班吧！来，我试几下子，谁给我供锨？”

正在一边拣麦粒儿的萧老大丢下小簸箕，走过来说：“我给你供。”

刚刚停下侧刀的焦淑红，抢先从焦二菊手里拿过木锨，说：“这是重活儿，我来吧。”

萧长春也拉开了架势，一簸箕一簸箕地扬着。他这扬场的风格跟焦振茂完全不同，焦振茂把麦子扬上去是弧圈形的，轻轻地落下来；他扬上去好像一把刺刀那么锋利，落下来也特别有气势。支部书记的眼前像是一片金色的汗珠在降落，像是理想的火光在燃烧，像是斗争的云雾在翻滚。他陶醉了……

世界上最美的情景，并不是在舞台上、绘画内，也不在文章描写的字里行间，而在劳动里。劳动是美的，百花齐放、丰富多彩，同时又变幻无穷。只有在劳动里，才能显示出人的美和我们今天国家的美。这是因为劳动不仅直接创造物质财富，也直接创造精神财富。劳动是一切美和艺术的源泉，劳动者是艺术家。我们五亿农民都投身在驱赶灾难、争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集体劳动，这不是世界上最美妙、最伟大的情景和形象吗？

一场轧完了，另一场又摊上了。

大车还在往场上拉着麦个子；侧刀也跟着响起来了。

欢乐的说笑声，一直没有停止过。

焦淑红心里特别高兴。这个念过中学的庄稼地的闺女，在团支部会议上，自己教育了自己；昨天跟马之悦和弯弯绕那一场面对面的斗争，对她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。她觉着自己思想境界又提高了一步。胜利鼓动着她，斗争召唤着她，热烈而又欢乐的劳动场景，忽然激起她要写一首诗的冲动。一边干着活儿，句子就一个一个地从心里朝外蹦；不一会工夫，一首诗酝酿个差不离了。休

息的时候，她把马翠清拉到大麦垛的阴凉里，两个人就地一坐，就一边叨念着，一边修改起来了。

萧长春带着一脸汗痕，披着一身黄尘土，转到垛后边来找她们：“嗨，钻到这儿躲清静来了？”

马翠清咕嘟着嘴说：“谁躲清静？我们作诗哪！”

萧长春笑着逗她说：“什么，作诗？太湿了，麦子怎么轧呀！你可别在这里呼风唤雨啦，麦子要是淋了雨，发了霉，你可得负责任呀！”

马翠清跳起来，使劲儿推着他说：“你懂得什么叫诗呀！快去吧，一会儿，我们作出来，给你一念，保证把你吓一跳。”

萧长春说：“别那么有心有肠地作诗了，还得给你们布置一件任务。昨天妇女会开的不错，要建立一个临时托儿组，好动员百分之九十的妇女参加麦收。你们知道了吧？这件事儿都推给百仲舅妈一个人不行，团支部也得协助。你们两个帮五婶先把摊子摆起来；除了这件事，还得帮助妇联动员妇女。得抢难的事儿干，谁难动员，你们就包谁。”

马翠清故意说：“哟，你这支书，真会见缝插针，一个喘气的空儿也不给人家呀？”

萧长春说：“我们活一辈子，就得忙一辈子，生活就是斗争嘛！别等着喘气的时候。”

焦淑红笑笑说：“行啦，这件事儿包给我们得了，下午我们找小组长们问问，都有哪些人没出来干活儿，再跟百仲大婶商量商量，分头包人动员，行吧？”

萧长春点点头，又朝马翠清耸了耸鼻子，赶快忙别的事情去了。

两个姑娘又争论一阵儿，打闹一阵儿，一首纪事诗就写成了。焦淑红往起一站，大声地朗诵起来：

劈啪啪，